卷一百五十六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五十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刼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

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人境外之夷未嘗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彌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則禽之不在田非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

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過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於民雖至十年之久天道雖變遷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國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瑶好勝而揚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晋伐鮮虞

程頤曰晋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悖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僞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决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土稟天地之正氣以爲中國之人况又貴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况以詐道以行之哉所爲若此是眞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君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臣按弟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

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時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虜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

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鬻募自讒人其後大禍延子孫援刃闕下流血盈滿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釁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患吾邊乃無故興民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爲心兼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陽即有陰也豈有盡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虜患以爲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旣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

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監也已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爲之備

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讎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不獨以威也

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吾境土害我人民刼我畜産是則帝王制馭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爲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爲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爲度不以已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兵何名殆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於求勝於人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求勝於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於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虜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發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

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芟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遐外之民必欲勦戮殄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詣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器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

之癘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釁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蠆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胷背之癘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從卒致大敗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

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加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攜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莫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覆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天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苛刻以搔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爲亂漢武帝亦縁累世爲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

武并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相爲權衡因循以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將突厥已有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揆之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黄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玄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

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弒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

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閒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决因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

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事於邊夷皆當以此爲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爲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壅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勗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爲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爲之主假有一人死於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爲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大不得已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婁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特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凉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珹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珹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珹援元光謂珹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珹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珹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珹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珹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虜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珹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珹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鬛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珹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

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刼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虜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詐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罪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栁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爲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

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安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己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己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illegible]其崛彊之由內省其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illegible]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爨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賛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卽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座右非爲生人安衆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爲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幾爲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鋭意而生

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畧翦熟戶鈔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有内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内外而異焉是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夷越疆界而犯我内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天討是爲罪者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戕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之心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脩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歲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即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邊釁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授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脩廢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廩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廢政既脩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

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耳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與其憂是豈可況使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寞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按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耳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

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

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苟吳以彊晉國知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

臣按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以力土廣無以爲功人主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難謹重向者郭逵征交趾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干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於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爲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時之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奏大其辭言向慕者三百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鎭制百蠻詔以爲懷遠軍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鎭戍輦輸内地錢布鹽粟無復劑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榮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兕無敢闖吾圉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外黷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幾誠非廟筭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時睦寇（方臘也）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之議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

野心安得不蓄其鋭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亡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之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illegible]行蔡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未[illegible]此皆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為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

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恠耳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爲華夏人民之主者愼勿効尤

以上刼誘窮黷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六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illegible]所圖書